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銀瓶梅

第四回 行善念劉芳遇神 設惡謀裴彪通寇

詩曰：漫言三尺沒神祇，暗室虧心有四知。

善者得昌行惡禍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當下，老婦言：「得劉先生搭救大恩，但此禍乃先夫留下，果與土惡揭借此銀子有年，息倍於本了。上年先夫身故，將衣裳首飾之物變賣盡，方得寄土為安。但今土惡威逼銀子，自是母女一身抵當，哪裡敢受恩人白手相送？況且家貧空乏，哪有還償之理？然前少後欠，均屬同科的，何須恩人與土惡互易？」

劉芳曰：「此白金，吾劉某亦受厚友相贈的。今並不要償還，休言欠字！汝母女休得介懷！」

老婦曰：「天下並無有此仗義恩人，是無恩可報，不免將小女侍奉箕帚，少報恩德。」劉芳曰：「賢母之言差矣！劉某乃一貧儒，現有家室，豈敢有屈令愛少年！就此告別了。某因一時忿此土惡凌逼，且惜少年一命，故不憚來此轉送此金，以完了我心，非望報也。」

正起行走，老婦止之曰：「既不允，請恩人且慢！先夫在世，最好種果栽花，請君進破園中一觀。汝是讀書之人，頗愛花木之雅，今一賞如何？」

劉芳允從。

一進花園，只見多少奇花異果，皆非世俗所植的。劉芳又見左右有高低兩株奇樹，不識得是何果木？劉芳請問兩樹出處，老婦曰：「左邊之樹，高一丈七尺，獨生七十二葉，結七十二果；其果長三寸，遍均金色。右邊一樹三尺餘，獨生三十六葉，結三十六果，其果長一寸半，遍均紅色。左樹名長生果，右樹名不老果。此果非所常有，非所常得。今各摘二果送與恩人一嘗，且留各一歸遺細君。如君夫婦食果，增壽至百紀之外。」

當時，劉芳食來二果，真見異香甜美，直透丹田，五心爽朗，贊美佳果，稱謝，將食餘二果收藏下。

老人又曰：「此兩種非凡間所有，恩人明日午刻來此折枝，回歸種植可也。」劉芳允諾，登時告別歸家。已是初更時候。

顏氏正要備晚膳與丈夫食，他言食了美果，覺得甚飽。又取出各一果與顏氏食來，果羨清香甜美，五心透爽。顏氏問及果之奇美所出之由，劉芳將所遇一一說知，顏氏聽罷，大贊美丈夫所行陰積善事，天必賜佑了。當日，劉芳夫婦得食卻仙果，後來雙雙享壽到一百四十餘歲善終，無疾而逝。也無交代。

到次日，用過早膳，一心往取仙樹種植。說知顏氏，又命各生徒暫歸家，來日方回課文藝，單留梁瓊玉一人在窗中。他一出門，直程認此道途，行之半里，是上日舊途。一到了此地，迥非昨天在山腳的茅屋，只是一山丘荒之所、古廟宇一間。行近草徑，露出兩錠白金，即是原物。心下猜疑不定，即收拾取回。想來昨夜莫非撞遇邪鬼不成？只廟宇中看是何神聖？一身轉入，只見廟中一大座天階，兩廊荒廢，有爐案，並無司祝香煙。行近神前座上一視，乃係九天聖母，又見左邊金童捧著昨夜的長生果，右邊玉女捧著不老果。

當時，劉芳心下駭然。見此聖像，方知昨夜所遇母女乃神聖化身。即倒身下拜：「謝聖母賜食仙果。」又稟祝聖母娘娘：「劉某今雖困處下第，但日後也有功名成就之日，得其上上三勝吾圖第一。」心中喜悅，復謝稟祝曰：「倘得聖母庇佑，功名早遂，身貴之日，定然重修金闕、聖像維新，以酬聖恩。」祝罷，拜辭神聖歸家，將此異事對妻說知。顏氏聽了，不勝驚異，又言：「丈夫行此善事，不料是聖母化身試凡，可見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，但行惡之人，可不戒哉！」住語夫妻勉善之言不表。

再說裴彪，自從設計用些財帛，一心用釣，以賺劉芳之妻，假結為手足，以為如此，魚可上釣。豈知後來數次到其家，顏氏一心明知這裴彪非循良之輩，依著丈夫昨者吩咐之言，永不一面。裴彪無可奈何，尋思無計。

此一天，悶悶不樂，在家無聊，只得往松江一遊，要以舒心娛懷。道途走到一山，名虎丘山，錯蹈山上陷坑，跌翻下馬，被山賊捉拿至寨中。

有賊首坐在當中，喝聲：「匹夫，見某大王還不跪下！好生膽子，敢來探聽某山寨虛實，該當死罪！」裴彪怒曰：「汝等乃綠林盜寇，要本公子下跪，汝子好生可惱！今裴某是失路誤走山下，非特來探聽汝者。汝若殺害了本公子，但吾父在朝中一聞知，大兵一到，將汝一群鼠輩，寸草不留也。」

盜首聞言，曰：「汝這匹夫，口稱公子，汝父在朝官居何職？姓甚名誰？且說來！」

裴彪曰：「吾父官拜兵部尚書，姓裴。吾公子名彪，本土哪人不聞大名？某現職戰略將軍。」盜首自言：「某久聞裴兵部是個奸臣，與李林甫、魚朝恩一黨。我要報父仇，除非暗通此奸權，好能有機會。可先結識此奸的公子。」

當時，離座位，親解其縛，呼曰：「眾嘍囉實有目無珠，得罪公子。」

二人重新見禮，分賓主下坐。

裴公子又動問大王名姓，他言：「某乃本土江南鎮江府人，姓古名羈威。」

先君名古全忠，乃昔武後臨朝，某父隨武三思隨徵，為部將，立下戰功，蒙君王敕授江南吳松總兵。不想後嗣君聽佞言，奏說吾父縱兵下邊隅，擾害居民，實乃無辜被殺。今且因父仇不共戴天，故落草於松江府虎丘山，招兵買馬，有日糧草豐足，軍馬準備，即要殺進長安京都，定報父仇。只恨無內應之人耳！今不若與汝結拜為異姓手足，待公子修書飛達上帝都，報行令尊做個內應，倘得了唐室江山之日，自願推舉令尊為君，吾為之臣也。只要報了父仇，某心願畢矣！」

裴公子聽了，大悅曰：「若果果有此心，弟與汝結拜！」當日，二人拈香結盟。古大王年長二歲為兄，裴公子為弟。

禮罷，中堂上早已排開酒筵。兩人就席，雙雙對飲。

言談之際，裴公子問起：「兄長有幾位令公郎？」古羈威回言：「命蹇不幸，先妻死去數年，未有後嗣人。某落草為寇，但一心不以家室為念，又不妄搶民家婦女，故今尚是中年孤獨一身。」

裴公子贊歎：「兄長是個不貪女色的英雄之輩，與弟心性不同。弟一生毛病但專於美色。今有一心腹不滿意事，日悶無聊，遠遊松江，不期誤入此虎丘山，故今遇爾，得與兄長結拜，亦一緣遇也。」

當時，古大王問及：「裴弟有何心事介乎懷中？」裴公子將劉秀才妻顏氏生得一貌如花，是以求寫丹青為名，又假結拜弟兄，屢屢不得成就美事，千般打算不得此婦上手，是至心上大不如意事說知。古羈威聽了，微笑曰：「此事何難？彼既精於丹青妙手，就有機竅矣！賢弟且先回府中，待愚兄改裝下山，親到蘇州府，認做客商，言久聞丹青好手，特來聘請他到松江寫書方、繪名畫，謝他筆金千兩。彼是一貧儒，豈有不樂從而往？若賺他上山，一身猶如入於羅網，那時由賢弟計較這顏氏，如何？她從順了，不必說。倘不依從，再有別計設施。」

裴公子聽罷，大喜，在此宿了一宵。次日，仍用過酒膳，相辭分別。話分兩途。

單說古羈威此天改裝下山，一連五六日，方到得蘇州府城。入南門外，果然尋訪著劉秀才。先通報請見，有劉芳出門迎接入內，分賓主坐下，問清姓名。古羈威回言：「古姓名兆，為商家。久聞先生是一位丹青通府妙手，特遠來此敬請往松江府一遊，求寫丹青數幅，願謝千金。幸勿見卻！」

那劉芳一想：「今秋闈在邇，赴京都、入科場也要用一二百兩銀子，哪裡得來？不若湊此重謝，可承允於他。但往松江隔府多路，途則八九天，速趕則五六天，計往返不過十五、六日，可以歸家了。」

不知劉芳允往松江，如何中他毒計，看官，且聽下回分解。